

村中“老党”

■ 马海霞

老党是村里的兽医。从我记事起,家里的猪病了,父亲便去喊老党。老党脾气急,只要有人找他给猪看病,他便立马背起药箱,一边赶路一边询问猪的病情。待他来到猪圈,再仔细观察一下病猪,或给猪打一针或留下一包药,临走嘱咐主家多留意,半天后看一看猪吃食如何,再去跟他说一下。

多数时候,不等主家跑去告知,老党自己先来了,在大门口大声招呼,然后直奔猪圈。老党看病仔细,一头猪病了他不知道跑多少趟,直至猪彻底病愈,他才放心。

老党六十岁就驼背了,年龄越长,背驼得越严重,到了晚年,背都弯成直角了,但走起路来仍然虎虎生风,一般人还走不过他。老党说,家畜不会说话,生病了也不能说哪里不舒服,全凭人观察,所以给家畜看病,更需一个快字。

乡亲们说,老党驼背都是低头给猪看病累弯的,一双飞毛腿都是赶急诊练就的。记得有一年,父母去亲戚家帮忙盖房子,早上天不亮走的,回到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。母亲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拌猪食,去喂时,发现大花猪趴在一旁不过来吃。平时大花猪抢食厉害,家里的其余三头猪都不是它的对手,每次喂食,母亲都拿杆子打着大花猪,让别的猪吃完了再让它吃,但那天,大花猪却怎么喊也不过来吃食。母亲过了半小时再去看,大花猪还是一动不动趴在地上。

母亲说,去喊老党过来给猪看看。父亲说,这么晚了,还是等天亮再说吧。又过了半小时,母亲又去猪圈看,发现那头花猪越来越没精神,怕熬不到明天,便差父亲赶紧去喊老党。

父亲打着手电筒去了老党家。二十分钟后,老党的声音传来:“猪的眼睛红不红?脖子肿了没?粪便如何……”

母亲立马开门相迎,发现父亲是用小

推车推着老党来的。老党一瘸一拐地走进猪圈,先给大花猪测体温,然后又挨个给别的猪也测了体温,发现别的猪没被传染,这才放心给大花猪打针、开药。

等忙完了,父亲要送老党回家时,老党说,他在猪圈待一会儿,观察观察再说。父亲请老党进屋里休息,他和母亲在猪圈看着就行,可老党不同意,说他俩是外行,看不出门道,再说当年在生产队时他经常睡猪圈,习惯了。

早年,老党是队里的饲养员,队里的猪、马、牛,都归他管,只要有牲畜生病了,他就白天晚上守着,又喂水又喂药,那些年他饲养的牲畜没有一个病死的。队长见他上心,便派他出去学习兽医,学成回来,老党成了饲养组的组长。

老党医术很高,牲畜得病,他一般都能治好。每当别人夸他时,他却说:“什么医术高超,都是碰,碰巧对了症,就医好了。很多病我也看不透,所以不见牲畜活蹦乱跳,我心里便没底儿。”

那天老党在我家猪圈守了一夜,第二天见大花猪起来吃食了,他才长舒一口气,让父亲推他回家。

父亲每每提及此事都心有不忍,说那天老党去外村给猪看病,走得太急,摔了跟头崴了脚,父亲去他家时,他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,一听我家猪病了,他立马让父亲用小推车推着他往我家赶。老党忍着脚疼在我家猪圈坐了半宿,好人呐!

老党给家畜看病,只收本钱,这是他常年行医的规矩,乡亲们都知道,谁也不敢多给他钱,否则下次家畜生病了,就需另请高明。

老党其实不姓党,只因他是党员,又是热心肠,大家都喊他“老党员”,喊着喊着便省略成“老党”了。老党说,这个称呼他喜欢,可以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

二姐的入党情结

■ 袁宝霞

二姐终于入党了,在微信群里看到这个消息,亲人们都为二姐感到高兴,真是可喜可贺!

二姐的入党情结由来已久。父亲年轻时就已入党,当了几十年的乡村干部,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得到全村人一致好评。二姐受家庭的影响,暗下决心,一定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。

二姐是个60后,高中毕业后嫁到邻村。1998年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,至今已25年了。一千多人的村子,想做好妇女工作,谈何容易?每当二姐谈起她的经历也是感慨颇多。

“要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要嘴勤、腿勤,一心为他人着想。”这是二姐经常说的话。

十几年前,一个夏天的早晨,二姐的邻居建华嫂子突发疾病。她的丈夫建华哥一大早就要开三轮车送她去县医院。二姐听到动静后,顾不上家里正要收割的麦子,便坐上三轮车,陪建华嫂子去了医院。村子距县医院20多公里,三轮车一路颠簸,终于到达医院。二姐帮着挂号就医,跑上跑下,汗水湿透了衣衫。当时,病人被诊断为脑出血,并随即办了住院手续。当晚,二姐在医院陪护办了一宿,直到看着病人脱离了危险才回家。

建华嫂子出院后,逢人就夸二姐热心肠,感谢她的及时相助。二姐听后就说:“远亲不如近邻,这是我应该做的,这点事,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新冠疫情期间二姐更忙了,春节后连回娘家的时间也没有。不是在村口执勤,就是走访村里有没有外来人员,回村的人是否已登记等,都要做好记录。二姐也是50多岁的人了,有高血压、心脏病,身体多处发出了报警信号。家人多次劝她别干了,在家含饴弄孙,享享清福多好。可是二姐却说:“现在形势严峻,正是需要人的时候,我怎么能知难而退,把麻烦留给别人呢?”因为二姐努力工作,年年被评为模范村干部。

村里的工作繁忙而琐碎。东家孩子出生需要报户口了,西家孩子结婚需要操办婚礼了,这家婆媳闹矛盾了,那两家起纷争了。村里大事小事都要找二姐帮忙,而二姐也总是乐此不疲。难怪我外甥女常跟我抱怨:“我妈自家有事就说忙,别人家有事都有时间去做。”我笑着对外甥女说:“你妈妈是舍小家、顾大家。”

其实,我知道二姐是在用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,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。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,她一直感觉自己做得不够,那份入党申请书迟迟未交。前年,二姐终于拿起笔,满怀热情地写下了那份入党申请书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自己不断地努力,今年,二姐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党组织,成为一名正式党员。

二姐的夙愿终于实现了,只是父亲已去了另一个世界,无法分享女儿的喜悦。我想用自己的拙笔替二姐告慰父亲,他的女儿没有让他失望,已活成他的样子。

又是一年七月红

编者按 又是一年七月红,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成立102周年的纪念日。值此之际,我们从人民的视角,以文学的语言,记录身边党员的故事,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党最真挚的情感。时代是出卷人,党员是答卷人,人民是阅卷人!让我们在党的带领下,奋勇前进、笃行不怠,书写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。

诗和远方就在家乡

置身七月

■ 李惠艳

置身于亦梦亦幻的七月
注定有一种跋涉任重道远
那是骨骼里萌动的韧性
在波澜壮阔的河流上航行

置身于骄阳似火的七月
注定有一种奉献是流血牺牲
那是旗帜里闪耀的坚强
在生命旅途凝聚蓬勃生机

置身于气势磅礴的七月
注定有一种拼搏催人奋进
那是红船对西柏坡灯光的诉说
在党章的指引下扬帆远航

置身于信念点燃的七月
注定有一种歌唱高亢嘹亮
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在改革开放的旅途上奋勇向前

置身于歌声缭绕的七月
注定有一种感恩叫饮水思源
那是14亿华夏儿女团结的力量
在逐梦的道路上负重前行

老屋中梁上的十个字

■ 汪树明

“福禄寿喜财,感谢共产党!”

这十个字写在菱形红纸上,贴在了老屋的中梁。还没上学的我,就认识了那十个字。

长大了,从母亲那儿得知这十个字的来历。

母亲生于1921年,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。她经历过兵荒马乱的岁月,目睹过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、国民党“常备队”的无恶不作。18岁那年,她欢天喜地嫁到响水小城后,原以为能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,没想到当年就遇上日军侵犯响水口。家里的生意做不成,全家生活没了着落,母亲只得回到娘家拾荒度日。直到1943年11月7日响水口解放了,母亲才结束“跑反”日子。

1957年,政府疏散响水口人口,我们全家随父亲到毕圩落户。第一次盖房,母亲为拿不出来面招待帮工发愁,是高级社的老社长带着乡亲们起早摸黑,饿着肚子为我家装土坯、打泥墙。老社长是一名共产党员,年轻时当过兵,打过仗。房子上梁时,父亲请人写下“福禄寿喜财”贴在中梁上,母亲又让人写上“感谢共产党”五个字。她把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,对老社长和庄邻的感恩之心贴在了梁上,也刻在了心上。

在我印象中,家里遇上大事,必定要请大舅来拍板。只要大舅来我家,母亲就会做出一桌好菜。我们不解,会问母亲:“为什么大舅来了,我们才能吃上好的啊?”“你大舅能干啊,是党员。”母亲一脸的自豪。

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儿子娶上媳妇,女儿嫁了人,都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。她对我这个唯一吃“公家饭”的小儿子,还多了一份期盼,就是希望我

能像大舅那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带着母亲的期盼,我工作第一年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15年后,我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15年中,我做过记者,当过工人,踏过三轮车,在菜场卖过菜,到工地打过工。无论遭遇到什么不公,生活多么艰难,我始终没有动摇过入党的信念,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初心。我知道,我之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入党组织,除了回应母亲的期盼,在潜意识里,我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值得信仰、值得追求的政党。

记得1995年,我从盐化工总厂筹建指挥部下岗,全家在县城租房住,两个孩子还小,生活的重担逼着我“走出去”谋生。只会“码字”的我,在街头卖菜不会吆喝,只好躲在妻子后面打下手,剥剥毛豆、择择菜。母亲既心疼我,又为我惋惜着急,可她想不出更好的话来劝慰我,对我说的最多的是“好日子就在后面,共产党不会亏待我们的”。

正如母亲所说。在党的带领下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。我凭着写作的特长,走进了县级机关单位,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两个女儿也相继完成了学业、成了家,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。更为可喜的是,我们结束了12年的租房生活,住进了老城区小瓦房,后来又遇上棚户区改造,全家住进了新楼房。

如今,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了,老家的屋子拆除了,土地也流转了,全家人安逸地生活在小县城里。想到老屋中梁上的那十个字,想到全家生活几十年来的变迁和如今的幸福日子,我心潮澎湃,感慨万千。

“首先,我是一名党员”

■ 葛鑫

母亲上个世纪40年代的7月1日出生,和党同一天生日。母亲也是一名党员,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。

每年7月1日,是母亲雷打不动交党费的日子。每到那一天,母亲总是非常郑重地把党费放进一个信封,然后想办法交给她工作的学校。我们几次调侃她,你都退休这么多年了,党又不来和你要,不用交了。母亲每次都会非常严肃地说:我是一名党员,党员怎么可以不交党费呢?

2021年的7月1日,母亲和父亲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,打算第二天去交党费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那天晚上母亲突然发病,被送去医院抢救,直到去世,没再下得来病床。原本以为垂危的母亲忘了交党费的事,我们都没人提起。可是,一天晚上,母亲在一次抢救后缓了过来,她好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虚弱地委托小弟帮她交最后一次党费。一切交代完毕,最后她总结说:我的一生总的来说还算可以,首先,我是一名共产党员;其次,我是一名中学高级教师……党的分量在母亲心中,到死都是沉甸甸的。

作为党员,母亲是无比忠诚的,她始终尽心尽力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。无论是对她的学生还是对她的孩子。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,我还在上中学。有一次,学校举行诗歌朗诵比赛,大家一是忙于学业,二是因为那个年纪特有的矜持,参加的积极性不算高。母亲便鼓励我参加,说人要懂得感恩,我们的生活能有今天不容易,歌颂祖国、歌颂党更是一个团员应尽的义务……为此,母亲还帮我借了本《人民文学》,让我朗诵里面李瑛写的《在焦裕禄墓前》,并给我讲了焦裕禄的故事。特别强调了焦裕禄亲民爱民、艰

苦奋斗、科学求实、迎难而上、无私奉献的精神。至今,三十多年过去,那首诗还历历在目。

作为一名党员,母亲对自己要求也格外严格。师范毕业的她,始终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还不够。年轻的时候,家里太穷供不起继续深造,工作后,她就边工作边学习,一直到退休后都保持着学习的习惯。“没上够学”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她一直教育我们努力学习,说只要肯下功夫,没有学不会的。为此,当年已经五十岁的她还和年轻人一起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。每天天不亮,她就起来学习,那时家里还没装暖气,北方冬天的早晨多冷啊,她就披件棉袄坐在小桌子前,边看边记。每次去考试,总是拿几个煎饼,带块咸菜,没舍得住过宾馆,都是住在学校简陋的招待所里。五十岁的她那时已是花白的头发,也经常会遇到她的学生监考,可她不顾这些,只管自己认真考试。就这样,母亲用两年多的时间,硬是把地理专业的自考大专考了出来,那可是地理啊,不是简单地背背就能会的,当时她已是中学高级教师,考出的学历对她已无实际意义,可她就是用坚韧的毅力告诉我们:有志者事竟成。

挨过饿的母亲一生节俭,穿过的袜子补丁摺补丁,都可以进博物馆了。母亲时常叮嘱我们要多帮助有需要的人,汶川大地震的时候,她不仅自己捐款,还号召我们大家都捐,说捐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,给那些失去父母失去家的孩子……

又是一年7月1日,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再也不必挂着急党费了。但是母亲临终的那句话却永远刻在了我心里:首先,我是一名党员。这就是我的母亲,一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。